

11930+  
4

虞初續志

虞初續志卷七

玉纏鄭澍若醒愚編

朱文學傳

金日升

0000163

文學諱祖文字完天。世爲雋李人。祖先應募禦倭功最。累陞都督大將軍。世襲蘇州衛指揮。以廉勇聞。文學幼孤。母劉勵節撫之。備集荼苦。文學長。而端方穎異。雅不好武。被服儒行。有古人風。弱冠補博士弟子。痛母志節未揚。不遑寢食。吏部周公順昌。初未識文學。會文太史震孟爲孝廉時。與文學習談。其母貞操特詳。吏部聞而憐之。慨然爲白。當道得類題取旨。部牒下郡。而文學始知。乃爲之感泣搏頰。願爲公死。無何吏部忤璫被逮。變起倉猝。都人士惶懼不知所爲。文學念此行必無全理。願相隨。視其後事。以圖報。慮家人或

相勸阻。遂不復歸。與吏部同宿。公所中夜從容謂吏部曰。公灑然就道。良善。

然事未可知。脫有緩急。誰可告者。吾當先往爲地。吏部首肯。良久曰。徐銀臺。

名如珂  
號念陽

肝膽如雪。必能相濟。顧侍御

名宗孟  
號巖叟

新入臺中。意氣不薄。可與計事。

此外則定興之鹿。

名善繼  
號乾岳

吳橋之范。

名景文  
號質公

熱腸急難。一言相諾。生死不渝。

皆可告者。文學遂別去。先走都下。比吏部未至。有以滅門事中吏部者。得銀

臺力辯而解。至橐餧薄煩之事。侍御已先爲之所矣。已而懸賊數千。文學私

幸。旦夕告完。或得議獄緩死。百計丐貸都門。不足。則走定興。定興不足。則走

吳橋。冒暑單騎。間關千餘里。逗遛數十日。捃摭稍就。而吏部已斃獄矣。吏部

畢命之日。文學夜宿野店。有聲。魂然精誠相感。豈其誣耶。文學微服僻處。偵

察動靜。每一感慟。聞者淒惻。凡往來津渡。出入禁門。時遭邏卒徼倅獲免。亦

危矣。然以身滯長途。弗獲視殮。有違初心。遂至鬱鬱以死。彌留之際。猶以吏

部後人爲念嗟乎文學之所以報吏部者不已至乎而總爲一念孝思所激夫以文學之至性篤行固足不朽矧其附青雲之士哉

鄭醒愚曰因孝思所激遂以身殉義與游俠一流迥別

人變述略

失名

大變者述姑蘇義民殺校尉之變也。天啓甲子秋冬間逆璫擅政屠毒縉紳其門有五虎五彪五狗十孩兒二十小孩兒四十猴孫五百義孫之屬所讐怨多在江南乙丑六君子逮常熟顧憲副大章與焉丙寅逮江陰繆宮諭昌期吳江周侍御宗建俄又逮無錫高中丞攀龍長洲周吏部順昌江陰李侍御應昇其時傳逮指名者尙有八十餘人緹騎之至必踞坐府署中檄所司徵逮者逮者至弗得見列諸械於署前皆耳目所未經如一銅鑄摘人指立可折其他不可枚舉以是爲號侈索賄賄滿所欲乃開讀其初至也父老有

生而未見之者。蓋神祖寬仁。五十年如一日。以江陵之焰。縉紳止於廷杖。然而士氣摧殘。已驅成邪媚世界矣。况慘掠煎熬。待士於囚虜之下乎。江南旣數見緹騎以爲常。而緹騎亦視江南爲熟遊故道。逮繆宮諭者。得三千金。未滿所欲。倉皇遂去。問之曰。急上。趕差也。凡此輩出。璫之兒孫。及左右。皆有賄入。則數十倍利。如市販。然一時皇皇。莫必其命。周吏部之逮。在丙寅三月。吏部家故貧。直節亢爽。遇事敢言。初傳有天鑒點將諸錄。蓋逆兒所造。羅列諸正人。斥爲黨。獨未及吏部名。吏部慨然曰。此度遼有不與之恥也。益奮發無所顧忌。巡撫周公起元。以爭織造。元削奪歸。吏部爲文送之。所指斥內外甚具。後毛一鷺繼起元撫吳鷺。固二十孩兒之一也。蒞任之日。吏部則以送起元文送之。鷺恨切齒。遂與李實搆摘。魏給諫逮過吳門。吏部與聯姻事。而吏部逮矣。時武進有特走武林餽千金於李實。求逮孫宗伯慎行。鄭庶常鄖者。

會有言孫病劇。鄭已學道而免。然孫終不免戍。又欲殺之淮上。丁卯春。鄭與文殿撰震孟皆傳逮。意令驚怖自盡。如丁翰簡乾學故事諸公於鄉里。故無嫌怨。直是諸兒孫借以獻媚。俗所謂送書帖云爾。逮者至蘇。吏部囚服待罪。邑令陳君至曰。公稍了家事。吏部笑曰。使君大異人意。吾聞江陰知縣岑之豹。當繆宮諭之逮。率兵快奄捕。繆夫人欲一見不可得。自稱在五百義孫隊中。此近例也。使君何異人意。且諦思之。吾無家事可了。顧左右曰。前有一僧求書菴額。此當了。卻因命紙筆大書小雲棲三字。擲筆笑曰。此外更無一事矣。後鄭庶常弔詩曰。銀鑑猶勒小雲棲。蓋實錄也。吏部同令君宿縣署。緹騎大索金錢。數日猶未開讀。士民望吏部顏色。如見天人。無不灑泣。欲爲請命。時陰雨連宵。如爲忠義泣。至開讀日出。自縣署就逮。百姓夾道執香哭聲干雲。旣入憲署。諸校尉擁龍亭。紺衣捉械。怒目上視。巡撫毛一鷺拱立左。巡按

徐吉拱立右。觀者蜂擁。不下數十萬人。三學諸生肅而前。述士民意曰。大人有事地方。詎不知吏部居鄉立朝者。盍爲請於朝。撫按戰慄。不許一尉厲聲曰。今日事與秀才何與。諸尉各舉械將擊諸生。忽見叢中一人。從人肩上躍出。拽拳奔堂上。急持尉之掟械者。諸尉競抨之人叢中。復有四人繼出。一躍登堂。遂與諸尉毆首。一人者卽顏佩韋。餘四人者馬杰沈陽楊念如周文元也。五人持間尉。此旨從何出。尉曰。實是魏上公命我來。於是五人大呼共擊殺。僞旨者。值天雨來者。各以傘屐。喧聲震地。堂下萬屐齊擲。諸尉伏撫按脇下。曰。爺救我。撫按復趨匿諸尉後。曰。老先生畢竟是駕上人。逡巡俱郤入署內。士民喧從之一尉匿梁上。驚墮而入。後詢其黨名。李國柱本非校尉。乃行五百金賄。謀與偕來者。也是日開讀不成禮。撫按具疏奏聞。衆還過姑蘇驛。復遇一尉。蓋往浙逮黃侍御尊素者。騷驛遞需折夫馬百金。五人復聚毆之。

燬其舟之半。五人者謀曰。我輩拚死爲國除害。盍以千衆下武林。殺稅使。焚其府。以干衆下崑山。盡顧秉謙之家。然後自囚請死。雖寸磔有餘快。顏佩韋曰。不可。吾儕小人死何足惜。江南賢士大夫尙多使置我輩而反借此傾諸賢。是我輩累之也。巡撫聞其言。則大喜。初逆璫亦無甚怨於諸賢。其兒孫實嗾使之。及見撫按疏。璫色變。召呵曰。財賦盡在江南。彼爲變奈何。政府部堂長跪不起。久之曰。有兒在。乃勒令撫按搜捕渠魁。五人者挺身自投。曰渠魁。脅從。皆我。也。無波。及。直。向。撫。按。大。笑。爾。陷。吏。部。死。官。大。人。小。我。爲。吏。部。死。百姓。小。人。大。撫。按。無。如。之。何。讞成。大辟處決。五人顏色不改。逆璫聞之。頗銜李實。疏爲激變。實怖欲死。乃命浙撫潘汝楨。請建生祠以自解免。相望成風。生祠遂徧天下。政府魏廣微。顧秉謙。馮鋐。施鳳來。張瑞圖輩。咸手撰碑文以爲榮。未一年。天祚聖明。逆璫授首。蘇州生祠。垂成而廢。蘇人卽其下葬五人。大

銀臺吳公默題曰。五人之墓址甚曠。巨碑屹立。望之者咸以爲五人墓道。不知皆逆祠舊物也。或曰是逆物。五人固不享。宜悉仆之。或曰碑文作者之名。暮夜毀去。過者唾罵其視。五人之名坦然墓上。或揖之。或拜之者不啻霄壤。是宜兩存。永留忠義。如綫開富貴場中。冷眼先是五人奮義日江陰李侍御就逮。常州郡城士民聚觀者亦數萬。方開讀時。有髮垂肩者十人。各挾短棍。直呼入憲署殺魏忠賢校尉。士民號呼從之。諸尉踉蹌走越牆脫履。狀甚狼狽。一賣蔗童子十餘歲。撫髀曰。我恨極矣。殺郤江南許多好人。遂從一肥尉後。舉削蔗刀。礪其片肉。擲堵前狗食之。時尉無死者。太守曾櫻素惠民。撫之須臾而定。故義民之名逸不傳。

其詳施曾省先生傳

施察字曾省。直隸宣城人。父宏猷。以理學祀於鄉。學者所稱中明先生也。察

李來泰

贊

孝友出天性。四歲時母以肉食奉舅姑。而自淡食。察爲祖父母所愛。數令侍食。退而見母食淡。悲痛仆地。移時不能起。其後侍食不舉肉。祖父母知之。每食肉必以餘均母子。曰兒孝無傷兒意也。七歲就外傳。能守家學。通詩易尤篤志孝經。晨起必焚香拜讀之。語人曰。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天經地義。不可須臾忘也。規行矩步。見父母色稍拂。則長跪請呵責。色愉乃已。初婚之夕。客強沃以酒。固謝不勝。父以爲忤客。目抖之。卽跪謝罪。客去退而跪於寢門。漏三刻。父引其手曰。婚嫁大禮也。孺子過矣。居父喪。水漿不入口。貧不能葬。朝夕哭泣。上食三年不離苦次。旣殯奉木主寢室。事大小告而後行。體辱甚。讀書盡丙夜。母戒止之後。乃候母寢。帷燈默誦。以爲常術。者言母算盡五十。日夜憂懼。至形噩夢。號呼疊起。禱九華山。一紙焚之。伏地良久。兩寢皆濡淚。蓋請減算益母也。母竟以八十終。弟譽少長十歲。撫摩教誨。不遺餘力。

一夕月下共語。忽歎曰。吾兄弟始五人。今存者惟我與爾。願世世爲兄弟。因相抱而泣。聞者感動。譽讀書陽羨。會薦新。與客會食。烹池魚。曰。吾弟。出門時。魚方二寸。今盈尺矣。遂嗚咽廢箸。終身布衣。而衣弟以帛。曰。弟客遊在外也。其友愛類如此。曾世大父志穆無嗣。察父捐其田爲義田。歲數不登。族人欲鬻田完逋賦。察力復之。曰。此父志也。志穆所遺。四喪三女。悉已力經營之人。稱爲錫類云。卒時年僅三十七。嘗謂所親曰。惟愛而後教行。惟敬而後情至。今人於兄弟升斗不相假。而欲其受教難矣。脫有督責。必且閑牆。弗督則又秦越同氣也。時以爲名言。

鄭醒愚曰。孩提卽知孝親友悌。非平日深慕篤愛。何以能此。所以孝悌當預養於童蒙時也。若先生者。又根於天性矣。

李文王白虹妾胡氏小傳。肉貪奉皇極。浦自財資。榮貧賤。父施閏章。遭金鼎。

禹航王子白虹喪其妾胡氏。故娼也。逾年而悼不衰。哭以詩四章。乞余爲傳。書數至嘉其微而賢不忍終沒。故書之。胡名成靜。江西萍鄉人。生八歲。兵掠而北。長淪樂籍。自傷殘辱。矢必嫁官人。會王孝廉上公車。納之從歸。王道病且死者再。胡晝夜侍湯藥。得稍甦。抵家調膳數月。忠謹如一日。胡本以色見取。而米鹽針績事皆身任。夫人悉歸以筦鑰。王令興安則署以內事倚之。更納新姬。無懼色。王遇事多任氣。人莫敢言。胡獨婉譬以解。時節宴飲。則泣下。傷少離父母。不得問。猶畧記其里籍。會興安有業銀者。萍人也。歸索而得其母。至則母子不相識。興安君指示曰。若奚疑。蓋體骨聲貌酷似矣。復奚疑。於是相抱大哭。留養於官舍。王以父艱還。封公以下。凡八喪。會葬者數百人。食飲百費。皆經紀於胡。無缺事。王泣曰。若功過介婦矣。然坐是得勞疾。所生女又夭。不敢慟。而心傷。旋病死。諸姬臧獲。皆哭之哀。先是始識王京師。則約曰。

君擢第必納我。王固漫許之。胡已決意爲王婦。既下第。遙望見。便失聲。前相持哭。涕霑兩人衣。且曰。君不第不失一官。顧我不得爲良人婦。死且不瞑。又大哭。王義而贖之。舉債金數百。王以姬累。而卒賴其助。吾於是知人之貴。自振拔也。向使姬庸婦。不能阜決。王爲俠丈夫。旣識其人。不能於失志時。痛自傾倚。王必不納。納矣。或恃色怙寵。不過羣妾畜之。久而愛弛。必不能見禮重以終也。吁乎。人可以不自振拔哉。

鄭醒愚曰。汗國夫人。憂乎不可尙矣。如胡氏者。亦可謂善自振拔者矣。

且及崔猛傳

崔猛字勿猛。建昌世家子。性剛毅。幼在塾中。諸童蒙稍有所犯。輒奮拳毆擊。

師屢戒不悛。名字皆先生所賜也。至十六七。強武絕倫。又能持長竿。躍登夏屋。喜雪不平。以是鄉人共服之。求訴稟白者。盈階滿室。崔抑強扶弱。不避怨

嫌。稍逆之。石杖交加。支體爲殘。每盛怒。無敢勸者。惟事母孝。母至。則解母譴。  
責備。至崔唯。唯聽命。出門輒忘。比鄰有悍婦。日虐其姑。姑餓瀕死。子竊啖之。  
婦知。詬厲萬端。聲聞四院。崔怒。踰垣而過。鼻耳唇舌盡割之。立斃。母聞之大  
駭。呼鄰子極意溫卹。配以少婢。事乃寢。母憤泣不食。崔懼。跪請授杖。且告以  
悔。母泣不顧。崔妻周亦與並跪。母乃杖子。而又以針刺其臂。作十字紋。朱塗  
之。俾勿滅。崔並受之。母乃食。母喜飯僧道。往往饜飽之。適一道士在門。崔過  
之。道士目之曰。郎君多凶橫之氣。恐難保其令終。積善之家。不宜有此。崔新  
受母戒。聞之起敬曰。某亦自念之。但一見不平。若不自禁。力改之。可免否。道  
士笑曰。姑勿問。可免不可免。請先自問能改不能改。但當痛自抑。如有萬分  
之一。我告君一解死之術。崔生平不信厭禳。但笑不言。道士曰。我固知君不  
信。但我所言。不類巫覡。行之亦盛德。卽其不效。亦不至有所妨。崔請之。乃曰。

適門外一後生。宜厚結之。旣犯死罪。此子能活之也。呼崔出。指示其人。蓋趙氏兒。名僧哥。趙南昌人。以歲祲饑。僑寓建昌。崔由是深相結。請趙館於其家。供給優厚。僧哥三十二。登堂拜母。約爲昆弟。踰歲東作。趙携家去。音問遂絕。崔母自隣婦死。戒子益切。有赴訴者。輒擯斥之。一日崔母弟卒。從母往弔。途遇數人。紮一男子。呵罵促步。加以捶扑。觀者塞途。輿不得進。崔問之。識崔者。競相擁告。先是有巨紳子某甲者。豪橫一鄉。窺李申妻有色。欲奪之道無由。因命家人誘與博賭。貸以貲而重其息。要使署妻於券。貲盡復給。終夜負債數千。積半年。計子母三十餘千。申不能償。強以多人篡取其妻。申哭諸其門。某怒。拉繫樹上。榜笞刺剟。逼立無悔狀。崔聞之。氣湧如山。鞭馬前向。意將用武。母塞簾而呼曰。嘻。又欲爾耶。崔乃止。已弔而歸。不語。亦不食。兀坐直視。若有所嗔。妻詰之。不答。至夜。合衣臥榻上。輒轉達旦。次夜復然。啓戶出。輒又還。

臥如此三四。妻不敢詰。惟潛以聽之。既而遲久乃反。掩扉熟寢矣。是夜有人殺某甲於牀上。剖腹流腸。甲妻亦裸尸牀下。官疑申捕治之。橫被殘梏。踝骨皆見。卒無詞。積年餘。不能堪。誣服論辟。會崔母死。既殯。告妻曰。殺甲者實我。也。徒以有老母故。不敢泄。今大事已了。奈何以一身之罪。殃他人。我將赴有司死耳。妻驚挽之。絕裾而去。自首於庭。官愕然。械送獄。釋申。申不可。堅以自承。官不能決。兩收之。戚屬皆諂讓申。申曰。公子所爲是我欲爲而不能者也。彼代我爲之。而忍坐視其死乎。今日卽謂公子未出也。可執不異詞。固與崔爭。久之。衙門皆知其故。強出之。以崔抵罪。濱就決矣。會郵刑官趙部郎案臨。閱囚至崔名。屏人而喚之。崔入仰視堂上。僧哥也。悲喜實訴。趙徘徊良久。仍令下獄。囑獄卒善視之。尋以自首減罪。充雲南軍。申爲服役而去。未期年。授赦而歸。皆趙力也。旣歸。申終從不去。代爲紀理生業。予之貲不受。緣撞技擊。

之術頗以關懷。崔厚遇之。買婦授田焉。崔由此力改前行。每撫臂上刺痕。泣然流涕。以故鄉鄰有鬪。申輒矯命排解。不相承稟。有王監生者。家豪富。四方無賴不仁之輩。出入其門。邑中殷實者。多被劫掠。或迕之。輒遣盜殺諸途。子亦淫暴。王有寡婦。父子俱烝之。妻仇氏屢沮王。王縊殺之。仇兄弟質諸官。王賄囑以告者坐誣。兄弟冤憤莫伸。詣崔求訴。申絕之。使去。過數日。客至。適無僕。使申淪茗申點而出。告人曰。我與崔猛朋耳。從徒萬里。不可謂不至矣。曾無廩給。而役同廝養。所不甘也。遂忿而去。或以告崔。崔訝其改節。而亦未之奇也。申急訟於公堂。謂崔三年不給傭價。崔大異之。親與口對狀。申忿相爭。官不直之。責逐而去。又數日。申忽夜入王家。將其父子婦婦並殺之。粘紙於壁。自書姓名。及追捕之。則亡命無跡。王家疑崔主使。官不信。崔始悟。前此之訟。蓋恐殺人之累已也。關行附近州邑。追捕甚急。會闖賊犯順。其事遂寢。